



# 邂逅百年乡村图书馆

□ 王晋

这座小小的图书馆在近百年的光阴中,于阡陌纵横的乡村传递着思想、文化、知识的薪火

图、人体模型、脚踏风琴、油印机等,阅报社从此更名为绮罗图书馆。四里八乡的人以图书馆为中心,开展了许多进步活动,还创办了自己的杂志。1942年,日军侵占腾冲后,绮罗图书馆也未能幸免,被洗劫一空。直至1981年,书报阅览室才得以恢复,经乡归侨筹办,重修重建了绮罗图书馆。

百年文脉,延绵不绝。小小的图书馆里,光影浮动。墙上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馆里的大事小情。满墙的历史,飘香伴着书香,给人一种悠然超脱之感。由于经费有限,这里的图书管理一直由村里的志愿者完成。书架上,张贴着详细的排班表。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太太端坐在小桌前,正在给还书的孩子登记。她叫马德静,今年86岁,曾是村里小学的教师,至今已在这里当了30年志愿者。正值午休时间,总

有三两个脖子上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气喘吁吁地来借书还书,而老人总是气定神闲、态度和蔼地招呼着,用清秀的字体一笔一画地填写着借阅记录。

这一幕,很暖。阳光暖洋洋的,褪了色的木窗框,古老的传统书架,孩子们上下楼踩在木地板上匆忙的脚步声,老人殷殷的眼神……这一切,让人心动。它与大城市图书馆里充盈的图书库存、先进的自助借阅设备、衣着统一的专业工作人员、宽敞的阅览室形成了太大的反差,让你不由对这个西南边陲的村镇图书馆,对这些看上去并不专业却一丝不苟的图书管理志愿者油然而生一种敬意!马德静老人说,村里先后有70多名志愿者为图书馆服务过。目前,图书有3万多册,还有些珍贵的古籍,大家轮流值班,无怨无悔,有空了就多来一会儿。虽然他们没有什么专业

设备,还延续着用纸笔记录的习惯,但他们风雨无阻地服务乡亲、服务乡村孩子们的初心依旧。

小小图书馆,也曾接待各方来客。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许嘉璐来此参观时,赞誉它为“中国村级图书馆之首”。这间历经百年的乡村图书馆之所以令人难忘且依然生机勃勃,还在于它的筹建、管理均由乡人完成。再联想起腾冲和顺古镇的和顺图书馆,至今仍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它于1924年由华侨集资兴办,藏书万余册,其中尤以许多古籍最为珍贵。如是观之,腾冲不愧为“书香名里”“文化之津”,所以才孕育了李根源、艾思奇等学界名家和李含馨、李本仁等商界奇才。今天在这些蹦蹦跳跳借书的孩子里,谁说不会有未来的名家奇才?

有这样一代代心系乡梓的捐赠者,有这样一群守护文心的志愿者,有这样一代又一代对文化知识渴求的读者,才有了乡村图书馆近百年的文脉传承。真希望,在更多地方,在不经意间能多邂逅些如此生机勃勃的乡村图书馆。



## 惦记着

### 水富

□ 韩可胜

在这里,金沙江和横江交汇,一个叫“长江”的大河由此诞生,孕育了天地之间最伟大

的文明

苦难的东西最容易打动人,而欢乐仅仅是欢乐。就如《诗经》最感人的是“风”,而不是“雅”和“颂”——尽管那里蕴藏着更加宏大的历史。所以,从水富离开,回过头来写水富,实在不能指望能煽情得让你鼻子发酸,但我相信水富会对你有足够的吸引力。溯金沙江而上,沿着先秦樊人的足迹,审视石达开最后的悲壮……秋已重,风未凉,水富之“水”和“富”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先说温泉。不说那些抽取地下水再做人工加热的“温泉”,就说真温泉。搞几十个大小池子,泡上香草、中药、牛奶、乌龙茶什么的,或者搞点小鱼来玩点花样,池小人多,一层莫名其妙的泡沫漂浮在水面,常常使我面对池子不敢踏入一步。水富温泉完全不同,距离县城几公里的西部大峡谷里,天然的出水口,热气蒸腾到半空中。你千万别想能接近它,高达85摄氏度的水温,会把你“蒸熟”。因为出水量大,那些经过冷却的可供洗浴的池子,一个个都硕大得有些夸张,不愧为亚洲最大的温泉。跨出宾馆的房间,最近的池子,水面大概有三四亩吧,比其他地方所有的温泉池加在一起还要大一——而这只是众多水池中的一个。

早晨沿着池子跑上两圈,然后跳进水里游上两圈,再泡上刻把钟,一个晨练就极其完美了。深深的温泉池清澈见底,把手伸到水下,粗粗细细的掌纹清晰可辨。如果不是水面有些晃动,几乎能看清同伴手指头的茧和箕。这样广阔的水面,容纳千八百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常常看不见一个人,任凭天然的温泉白日夜涌流。正感遗憾中,突然听到有人打电话,呼唤唤友快来泡澡,说不来太可惜了。原来,在池子中间,天然的石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几个“岛屿”。转过“岛屿”,看见有人依着石头在打电话。此情此景,真的太奢侈了!

更加奢侈的还有金沙江。金沙江,顾名思义,是含有金沙的江,曾经是淘金者的乐土。而今,正在生产源源不断的金子。向家坝水电站,全国第三大水电站,年发电300亿千瓦时以上,相当于产出50吨黄金,是中国最大金矿紫金金山矿的三倍。这源源不断的“金子”,通过一个个超高压电网,跋山涉水,直接送到了华东,包括上海——万里长江最后一座城市。从此,每当我在上海的暮色中把开关轻轻按下,迎来满室光明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万里长江第一城——那个县城人口不足几万、全县人口也才刚过十万的水富。

在水富,我尝到了最好的酒“洞藏古渡”——不是经典名酒,质量却一点也不亚于那些经典名酒。好奇之中,我特意参观了储藏原浆酒液的隧洞。隧洞门在大山的山腰上。这是前苏联援建的,由于中苏关系变化而没有通车的隧道,现在成了天然的酒窖。窖藏的七十多度原浆,不断挥发着酒分子,与洞顶上滴滴答答的泉水相混合,整个隧道氤氲着浓郁的香味,让人陶醉。脚下的泥土湿滑无比,同行者说,这每一把泥土都是美酒泡成的。

建县才37年的水富,着实很年轻,却并不妨碍这块土地的古老和厚重。在这里,金沙江和横江交汇,一个叫“长江”的大河由此诞生,孕育了天地之间最伟大的文明。这里也是先秦樊人生活的地方。2000多年过去,这个遥远的族群早已消失在民族大融合之中,留给今人的只有神秘的岩画和世界上最多的悬棺,还有从字形上留下来的想象。现在的水富,开放文明,紧贴县城的万里长江第一港正在热热闹闹的扩建着。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以水兴县,成了水富发展的共识。

离开水富若干天,我还在惦记着那里。幸好我在水富停留过,否则一定会因为没去过没见到而徒增遗憾。



冬季到福州来看太阳鸟。

梅永存摄



## 赏枫觅景在山中

□ 崔国强

树冠上穿射下来。游船在水中前行,可以看得见的色彩,由近及远,由远及近,黄色落满,尽是秋色浪漫。

赏枫叶还可以去通化市东南部、距市区25公里的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那里多年来一直是游客赏枫红的好去处。白鸡峰枫叶主要分布在原始森林和天桥峰两大游览区,天桥沟、独秀岭等景点有大面积红叶林,品种最多,色泽最浓。“最美九角枫、尽在白鸡峰”是游客最简单直接的夸赞。景区内的天钧桥东段,群峰秋色盈红,树叶流丹,呈现出满山红遍、层林尽染、绚丽斑斓、娇艳似火的自然奇观。50多种红叶竞相斗艳,耀耀夺目,置身其中便有“初看红叶色彩斑斓,再看红叶如火如荼,三看红落叶时飘丹”的意境。群山环抱,溪谷幽深,地形丰富,气候良好。在此时节,白鸡峰俨然成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在海拔1318米的山巅之上,除了感受“览众山之红”,还可观“白色石瀑”,“石”来运转。白鸡峰峰顶的块状玄武岩石聚集在山巅之上,亿万年来不被风尘

掩埋,暴露在阳光之下。前后玄武岩石虽然是同一时期形成,分布在两座山峰之上,但其形状和所在山体的质量截然不同。

与白鸡峰不同的是,集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里不光可以欣赏枫叶,还能观石、赏石。五女峰的仙人台、观峰台、洞天皓月、老虎岩、峡谷银瀑、高句丽古代采石场等主要景点都是以石头为底蕴,以石头为目标,以石头为对象而展开的。漫步五女峰长廊,进入五女峰天然氧吧,细心体会五女峰生态旅游的别致,游人的脚步依然匆匆。下观峰台,走抗联路,过仿古栈道,逐渐进入五女峰大峡谷,但见两岸青石壁立千仞,一袭滴水飞流千丈。绿苔片片,紫藤根根,深感树大谷深;叠瀑连连,流水淙淙,更觉山高水长。人们的心灵在清幽和与世无争的恬静之中,在鸟鸣、流水、人语的和諧奏鸣曲中真正得到了一次新的升华。

在最好的季节去东北吧,去那里深入五彩斑斓的大森林,去那里领略大自然岁月流转的魅力。

## 大美之邑

□ 云朝清

清清斜江河,明月挂枝头……斜江河畔的斜源镇,是大邑山脊里的一个小镇,身处其间,别有一番滋味。

休息一晚后,再到新场镇露天茶馆去坐坐。“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大邑新场的茶馆,川西坝子最世俗化又最活泼的生活场景,走进其中,仿若揭开一个个隐秘的窗口,川西坝子最不加修饰的闲散生活就此呈现眼前。你可以选择在老街上的茶馆听旁边的老人摆龙门阵,偶尔会有几个票友哼唱川剧独有的调子;也可以选择在海边的茶楼听水,静思;还可以在“3+2”读书活动会上,看书、发呆、梦里去寻“颜如玉”……

还有安仁古镇民国风情街,你可坐坐花轿,骑骑高头大马,当回民国新郎,扮次民国新娘;尔后,去刘氏庄园,看看中国第一地主刘文彩如何盘剥、压榨中国穷苦农民,再到建川博物

观赏枫叶,不只是为了看枫叶

的浓郁色泽,更要走进大自然中

在冬日来临之前,笔者走进吉林通化,赏枫觅景,别有一番滋味。

这个季节,车窗外的丛林,已是次第纷呈,黄得厚实,红得烂漫,绿得深沉。一路上,那些小小村落的安静,袅袅炊烟的平淡,还有规整方正的稻田里,结集了劳动人民汗水的收获,是一种最美的生活状态。

位于辉南县境内的三角龙湾自然保护区,湖面宽阔,山影重重。踏着一阶阶木梯,可以通达领略全湖风景的红色山亭。一路向上,感受湖水的平静,山林簌簌落叶的风情,俯瞰全湖,它如坠入山谷的一块碧玉,风声过耳,别有情韵。

游人行走一条夹杂着形态各异木桥的木板路上,穿行于原始森林中。清冽的水,挺拔的树,水蜿蜒而下,阳光在

大美存于天地间,亦在世

俗的生活场景中呈现

在国外工作10余年,未回家乡四川大邑籍的妙慧女士,每每想到川西故乡——大邑,常常泪流满面。认识久了,我便半开玩笑,半为疑惑问她道:“大邑,真如你说的,有大美之邑气象?”

她回答得斩钉截铁,不信,你去看看,可能比我原来记忆中的还好。巧了,在我们聊完的第二天,单位就派我到

大邑出差。这次,用一周时间,真正感受了一番大邑的大美之邑景象。



云南腾冲,极边第一城。在边陲行走,不仅收获了蓝天白云的风景,清新花香的空气、厚重的历史印迹,最意外之得,莫过于这个近百岁的乡村图书馆了。

那是一个中午,高原的阳光肆意地洒满街巷。当地人领我们到绮罗古镇,说这里保持着古镇的原生态,可随意逛逛。沿着青石板街道一路走来,田野、村舍、小店铺依次展开,乡野味道扑面而来。左转右拐,忽然间,一处白墙灰瓦的院落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隔门望去,小院里满眼青翠,小溪潺潺,越过石桥,一座古朴宁静的木结构小楼静静矗立。一层门廊下,菊花绽放,几位老者在读报。没想到,这是个乡村图书馆,更没想到的是,此馆始建于1919年,近百年的光阴中在阡陌纵横的乡村传递着思想、文化、知识的薪火。

桌上,有一摞介绍绮罗图书馆的小册子,仿佛在讲述着这座小小图书馆的百年历史。1919年,当地参加辛亥革命腾越起义的几位革命党人创办了腾冲县第二个阅报社。1930年,李心正从上海购来了全套《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等2万余册图书,以及小学教学用的动植物标本、挂



## 圆梦

□ 胡小平

敢做梦,也敢梦成真

机场接女儿回家的路上,妻子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家这五年圆了三个梦。

做父母的年岁大了,没别的,就盼着儿女多回去看看。当自己从青年变成了壮年,女儿从啾啾学语走进了学堂,自己对父母的那种情感就有了更多理解,也就有了常回老家看看的想法。我的老家虽然离城里只有两百多公里,过去回去一趟却不容易。一天从早到晚,全耗在了路上,匆匆走时母亲总是满眼泪水。妻子总说,要是自家有车就好了,可以多陪陪老人家。我心想这当然好,嘴上却说,你做梦吧。

一天早上,妻子说她晚上梦见家里买了一台车。我笑说,你还真做梦了?她嘴一撇说,白日梦就白日梦呗,有梦总比没梦好。

有一天晚上,我一进门,她就将一个小本本一亮,得意地说她拿到驾驶证了。我看了看驾照,说车都没有,拿了证又有啥用。她说,证有了,车也就有了。我不以为然地笑说,那你就接着做梦吧。转眼两年过去了,2013年小年之前,她拉着我去看车……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开着新车回老家过年。

自从有了车,回家次数就多了,在家待的时间也长了,陪父母打几把跑跑子,去田地间转一转,听母亲说些有趣的往事,其乐融融。

再说一个梦。小时候想看书,但没书看。上大学了,读的书也多了,对写字的人就更多了几分敬慕。我也萌生了一个当作家的梦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可是一个令人敬慕的称号。

二十多年来,作家梦一直激励着我,在文学的路上不断探索。有时半夜三更爬起来,把灵感乍现的诗句,或是一个构思、一处细节记录下来。有时因此会惊扰妻子。这时,她要么披衣坐起,看我书写,成为第一个读者,要么嗔骂一声神经病,然后侧过身去。每当她骂我神经病时,我总是开心一笑,心想幸好有这病,要没这病,那这作家梦早就到了爪哇国去了。

有人问我,你工作那么繁重,为什么还能写出那么多的文字。我想,那就一个“勤”字,勤能补拙。说实话,一个业余作者,写作是辛劳的,也是清苦的,但我坚持下来了,并乐此不疲,因为我对文学一往情深。

女儿也有梦想。她上初二时,有一天认真又有点胆怯地跟我说,她想出国留学。我看了看她,说还早,到时候再说吧。

高一开学那天晚上,女儿回来就有点闷闷不乐。我问怎么了,是座位安排不好,还是班干部没竞选上。她轻轻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说她的一个同学去澳大利亚上学去了。我知道她的心思,嘴上却说,那没什么,才上高中呢。

大学本科眼看就要毕业了,女儿说要去考雅思。我故作茫然,问考雅思干什么。她稍一愣,眼睛一转,嘻嘻一笑说,那梦还在哦!我哈哈一笑,说好,如果你能雅思过关,又能申请到如意的大学,那我支持。

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跟女儿约法两章:学成必须回国,不得与外国人谈恋爱。2015年6月,她去了英国。2016年底,她学成归来,圆了自己的留学梦。

从机场回到家,虽然已快凌晨一点,一家却都全无睡意,还沉浸在圆梦的幸福之中。我问她们全下五年还有什么梦。妻子稍一想,换一套房子。女儿眨眨眼晴说,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又问我的梦是什么。我说是写一部自己满意的小

说。三双手叠在了一起,为自己加油。